

人文科学译丛·主编 汪民安 张云鹏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Antonio Gramsci



狱中札记

(意) 安东尼奥·葛兰西 著

曹雷雨 姜丽 张跣 译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Antonio Gramsci

狱中札记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 著

曹雷雨 姜丽 张跖 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狱中札记 / (意) 葛兰西 (Gramsci, A.) 著 ; 曹雷雨, 姜丽, 张跣译. — 郑州 :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7-5649-1409-7

I. ①狱… II. ①葛… ②曹… ③姜… ④张… III. ①葛兰西, A (1891 ~ 1937) — 哲学思想 IV. ① B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9667 号

书 名 狱中札记
著 者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
译 者 曹雷雨 姜丽 张跣
责任编辑 张珊 潘博
封面设计 周伟伟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2401号 邮编: 450046

电话: 0371-86059701 (营销部) 网址: www.hupress.com

制 作 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9.625

字 数 298千字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人文科学译丛

汪民安 张云鹏 主编

(标*者为已出)

界限哲学*

(美) 德鲁西拉·康奈尔

反讽之锋芒*

反讽的理论与政见

(加) 琳达·哈琴

政治与文学*

(英) 雷蒙德·威廉斯

幼年与历史*

经验的毁灭

(意) 吉奥乔·阿甘本

虚拟的寓言*

(加) 布莱恩·马苏米

时间的旅行*

(美) 伊丽莎白·格罗兹

灵长类视觉*

现代科学世界中的性别、种族和自然

(美) 唐娜·哈拉维

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

自然的重塑

(美) 唐娜·哈拉维

他者女人的窥镜*

(法) 露西·伊利格瑞

脆弱不安的生命*

哀悼与暴力的力量
(美) 朱迪斯·巴特勒

宽忍的灰色黎明*

法国哲学家论电影
(法) 米歇尔·福柯等

福柯/布朗肖*

(法) 莫里斯·布朗肖 (法) 米歇尔·福柯

作为生产者的作者*

(德) 瓦尔特·本雅明

理想主义之后的伦理学*

(美) 周蕾

文化与唯物主义

(英) 雷蒙德·威廉斯

无目的的手段

(意) 吉奥乔·阿甘本

战争的框架

(美) 朱迪斯·巴特勒

自然的政治

(法) 布鲁托·拉图尔

与尼采对话

(意) 基阿尼·瓦蒂莫

现代性的终结

(意) 基阿尼·瓦蒂莫

当前时代的色情

(法) 阿兰·巴迪欧

柏拉图的理想国

(法) 阿兰·巴迪欧

瓦格纳五讲

(法) 阿兰·巴迪欧

反美学小手册

(法) 阿兰·巴迪欧

哈耶克文选

(英)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

狱中札记

(意) 安东尼奥·葛兰西

尼采与哲学

(法) 吉尔·德勒兹

意义的逻辑

(法) 吉尔·德勒兹

目录

| | |
|------------------------------|-----|
| 第一章 历史文化问题 | 1 |
| 第一节 知识界 | 1 |
| 知识界的形成 | 1 |
| 城市型和乡村型知识分子的地位差别 | 13 |
| 第二节 论教育 | 28 |
| 教育与文化的组织 | 28 |
| 寻求教育原则 | 39 |
| 第三节 意大利历史随笔 | 54 |
| 下层阶级的历史：方法论标准 | 54 |
| 意大利民族和现代国家形成与发展中的统治 领导权问题 | 57 |
| 第一次复兴时期和国家结构中的城乡关系 | 100 |
| 温和派与知识分子 | 116 |
| 皮埃蒙特的职能 | 118 |
| 消极革命的概念 | 122 |
| 跋一 | 132 |
| 一篇有关克罗齐的意大利史和欧洲史之论文 的资料 | 133 |

第二章 政治随笔 139

第一节 现代君主 139

马基雅维利政治学摘要 139

马基雅维利和马克思 151

政治是一门自主的科学 156

政治要素 169

政党 174

世界观和实践立场：整体和部分 189

“经济主义”的某些理论和实践情况 191

预见和前途 207

国家的经济社团阶段 214

局势分析 力量关系 218

官僚阶级 233

固定比例定理 240

政府代表体制中的数与量 243

继承和传统 248

自发性和有意识的领导权 249

反对拜占庭主义 255

集体工人 257

自愿主义和社会民众 259

第二节 国家和市民社会 262

关于根本危机时期政党结构某些方面的认

- 识 262
- 恺撒主义 276
- 海狸的寓言 283
- 煽动和政治宣传 288
- “本世纪哲学” 290
- 政治斗争和战争 291
- 包括政治斗争在内的机动战（前线出击）向
阵地战的转变 305
- 政治和军事科学 306
- 国际主义和国家政策 307
- “集体人”或“墨守成规”的问题 310
- 社会学和政治科学 313
- 霸权（市民社会）和权力的分离 315
- 法律意识 317
- 政治和宪法 318
- 议会和国家 327
- 自我批评和虚假的自我批评 329
- 国家 333
- 国内社会组织 345
- 谁是立法者 346
- 宗教、国家和政党 347
- 国家和政党 349
- 中央集权至上论 350

| | |
|---------------------|------------|
| 统治阶级的“美德” | 351 |
| 历史纯文学 | 353 |
| “颠覆分子” | 356 |
| “唯物主义浪潮”和“权威危机” | 361 |
| 第三章 哲学研究 | 363 |
| 第一节 哲学研究 | 363 |
| 作为参考的一些初步观点 | 363 |
| “常识”、宗教和哲学之间的联系 | 368 |
| 科学、宗教和常识之间的关系 | 369 |
| 哲学与历史问题 | 399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诸问题 | 458 |
| 实践哲学研究中的某些问题 | 458 |
| 对于一种通俗社会学尝试的批判性评注 | 522 |
| 一般性问题 | 532 |
| 译后记 | 611 |

第一章 历史文化问题

第一节 知识界

知识界的形成

知识界是一个自治而独立的社会集团呢，还是说每个社会集团都有自己特殊而专门的知识分子范畴呢？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迄今为止，形成不同知识分子范畴的真正历史进程所采用的形式各不相同。

这些形式中有两类至关重要：

1. 每个社会集团既然产生于经济社会原初的基本职能领域，它也同时有机地制造出一个或多个知识分子阶层，这样的阶层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社会与政治领域将同质性以及对自身功用的认识赋予该社会集团。资本主义企业家同自身一起创造出工业技师、政治经济专家、新文化和新

法律体系的组织者等人员。应该看到，企业家本身代表的是较高级的社会产物，其特点是具有某种管理和技术（即智识上的）能力：他不仅在其活动和进取的有限领域内，而且在其他领域至少是在那些最接近经济生产的领域，必须具有某种技术能力。他必须是群众的组织者；他又必须是组织起其业务的投资者、其产品的雇主等人给予他“信任”的人物。

如果不是所有的企业家，那么至少也是他们中的精英分子必须具有组织整个社会，包括所有复杂的服务机构以至于政府机构的能力，这是因为有必要去创造最有利于扩大其所在阶级的条件；或者说他们至少必须具有选择代理人（特殊雇员）的能力，这样就可以把业务之外一般相互关系的组织活动委托给这些人。可以看到，每个新阶级随自身一道创造出来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加以完善的“有机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新的阶级所彰显的新型社会中部分基本活动的“专业人员”。

即使是封建领主也拥有一种特殊的技术能力即军事能力，正是从贵族阶级丧失对技术—军事能力垄断的那一刻起，封建制度的危机便开始了。封建社会和它之前的古典社会中知识界的形成问

题需要分别加以研究：必须具体地研究其形成和发展所遵循的途径。因此，应该看到，农民群众虽然在生产界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但并未创造出自己“有机的”知识界；他们也没有“同化”任何“传统的”知识分子阶层，尽管其他社会集团正是从农民中间吸收了许多自己的知识分子，而且传统知识分子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农民出身。^[1]

2. 然而，每个从过去的经济结构中走上历史舞台并作为该结构发展之表现的“重要”社会集团，都发现（至少在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中）知识分子范畴早已有之，而这的确好像代表着一种历史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甚至未被最复杂和激烈的政治与社会变革所打断。

这些知识分子范畴中最为典型的的就是教士阶层，该阶层长期以来（在具有部分该垄断特征的整个历史阶段）垄断了许多重要的公共事业：宗教意识形态，即当时的哲学与科学，以及学校、教育、道德、司法、慈善事业、社会救济等等。

[1] 在意大利南方更为显著。葛兰西的主要观点是：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教士、律师等等）一般不再有机地隶属于其出身的阶级。天主教会和劳动阶级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无产阶级原则上应该能够在阶级内部产生自己“有机的”知识分子，而这些知识分子始终属于该阶级。

教士阶层可以看作是属于与有土地的贵族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知识分子范畴。它在法律上享有与贵族同等的地位，可行使封建土地所有权，也可运用与资产相联系的国家特权。但是教士要行使在上层建筑领域所持有的垄断权并非不经过斗争，也并非是无限制的，因此其他范畴便以不同的形式（要具体地加以调查研究）产生了，而正是君主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以至发展到专制主义，才促进了这些范畴的扩大。这样一来，我们便看到了具有自身特权的托加贵族的形成，行政管理等阶层的形成，以及科学家、理论家、非教士阶层的哲学家等等的形成。

这些不同的传统知识分子范畴通过“行会精神”感受到自己不间断的历史连续性和自身的特性，因此自认为能够自治并独立于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这种自我评价对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不会没有影响，其影响具有深远的意义。所有的唯心主义哲学都极易与知识分子社会群体所持的立场联系起来，被看作是社会乌托邦的体现，而知识分子以此自认为是“独立的”、自治的并且具有自我特性等等。

然而应当看到，如果教皇和教会的领导阶层自认为与基督和使徒之间的联系比同阿涅利和本

尼两位元老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的话，那么秦梯利和克罗齐也会如此，例如：克罗齐感到自己同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之间的联系尤为密切，但另一方面他并不隐瞒同阿涅利和本尼两位元老之间的联系，恰恰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克罗齐哲学最显著的特征。

要接受“知识分子”这一术语，其“最大限度”是什么呢？我们能否找到一个统一的标准，用以平等地描述知识分子所有各不相同的活动，同时在本质上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活动呢？在我看来，最普遍的方法上的错误便是在知识分子活动的本质上去寻求区别的标准，而非从关系体系的整体中寻找，这些活动（以及体现这些活动的知识分子团体）正是以此在社会关系的总体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的确，例如工人或无产阶级的显著特征并不在于他们从事手工或使用工具的劳动，而在于他于特定的条件下和特定的社会关系中从事这种劳动（暂不考虑纯粹的体力劳动并不存在的说法，甚至泰勒所谓的“被驯化的猩猩”也只是用来表明某个方面之局限的隐喻：在任何体力劳动中，甚至在最为低级和机械的劳动中，也存在着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即最低限度的创造性智力活动）。我们已经看到，企业家由于其

自身的职能，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智能，尽管他在社会中的角色并不是由这些能力所决定的，而是取决于显著地标明他在企业内部地位的总体社会关系。

因此，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职能。

当我们在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之间进行区分的时候，实际上所指的仅仅是知识分子职业范畴的直接社会功能，即考虑的是他们特定的职业活动是趋向于智力工作还是趋向于肌肉-神经的劳动。这就意味着，尽管我们可以说知识分子，却不可说非知识分子，因为非知识分子并不存在。甚至智力-脑力工作和肌肉-神经劳动之间的关系也并非没有变化，因此特定的智力活动便具有程度上的差别。能够将各种形式的智力参与排除在外的人类活动是不存在的：作为制造者的人（homo faber）不能和作为思想者的人（homo sapiens）分开。每个人最终在自己的职业活动之外进行着某种形式的智力活动，也就是说，他是“哲学家”、艺术家和有品味的人，他持有一种特殊的世界观、一种有意识的道德行为，因而有助于支持或改造一种世界观，即有助于新的思想方式的形成。

因此，创造新的知识分子阶层的问题在于对每个人以某种程度的发展所从事的知识分子活动进行批判的阐释，使知识分子活动与肌肉—神经劳动之间的关系趋于新的平衡，并且保证肌肉—神经劳动本身（只要它是一般实践活动的一种要素，在不断革新物质世界和社会）成为一种新的完整世界观的基础。传统和庸俗化的知识分子类型是由文人、哲学家、艺术家赋予的。因此，自称是文人、哲学家和艺术家的新闻记者也把自己看作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同工业劳动（甚至是最为原始和不合格的工业劳动）紧密相连的技术教育都必然构成新型知识分子的基础。

《新秩序》周报^[1]在此基础上致力于发展新理智主义的某些形式并且确定其新的概念，但这绝非其成功的原因，因为这样一个概念符合潜在的愿望并且同真正生活形式的发展相一致。成为新知识分子的方式不再取决于侃侃而谈，那只是情感和激情外在和暂时的动力，要积极地参与实际生活不仅仅是做一个雄辩者，而是要作为建设者、

[1] 由葛兰西主编的《新秩序》当时是土伦的一份战斗性杂志，在1919年和1920年作为“社会党文化周评”来出版发行。